

■工友情怀

最美的“蝴蝶”

□朱宜尧 文/图



“蝴蝶”调到红外线车间的时候,段里早有规定:除了招聘以外,其余走关系的一律门都没有。

可她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调到了红外线。她的到来,掀起了不小的风波。大家看胡蝶的眼神都变了,私下议论:这个胡蝶可不是一般的“蝴蝶”!

红外线工作确实不是啥好活,除了检修在白天进行,其余都在夜间。冬天爬冰卧雪,夏天风吹日晒没日没夜地施工。同事们幸灾乐祸、不怕事大:瞧好吧,早晚有一天,她会调走的。

可她就是偏要啃这块硬骨头。男人能干的,她也能干。男人干不了的,她还要干。胡蝶和男同事一样夜间施工,没什么可优待的。接触时间长了,大家慢慢地接纳了胡蝶,了解了胡蝶,并且知道了她居然还是红外线科班出身。

后来接触的过程中,更让大家钦佩不已。

红外线一代机设备简陋,探头就卡在一个简单的托架上。当时列车运行震动而造成的探头故障不在少数。胡蝶在托架上粘了

一层黑胶布,既可以减缓震动,又可以固定探头。她还在探头两端安装了钢丝夹,每侧两个,这样一来探头稳定性增强了,故障率自然下降了。

更换二代机的时候,因为探头托架和探头形状、大小发生了

变化,她又把钢丝夹进行了改进,发明了“整体式钢丝夹”。数量从原来的四个减少到两个,由原来一个钢丝夹固定探头的一端,改成了固定探头的两端,形状从原来的梯形改成了中间带有凹形的梯形夹。

改进后的钢丝夹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,探头和托架俨然成了一体,探头故障率几乎降至为零。大家不得不佩服起胡蝶来。

随着长大货物列车的开通,红外线探测设备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,现如今红外线设备已经是第五代了,高速的列车带来高效的运能外,也带来了诸多问题。超大的震动对轨边设备带来相当大的损坏,比较明显的就是探头顶端的航空插头因为震动过大造成接触不良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胡蝶经常夜里睡不着,琢磨这件事,白天又反复测量尺寸,绘制图纸,经过几次改进,终于研制出新一代“一体式探头钢丝夹”,将顶端的凹槽制成了和航空插头相符的钢丝卡具,使得航空插头、探头牢牢地固定在托架上,解决了探头固定难和航空插头头松的问题。

这事在单位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同事们都竖起了大拇指,她发明的钢丝夹被同事们亲切地冠名“蝴蝶牌”钢丝夹。同事私下议论:这个胡蝶真不是一般的“蝴蝶”,是线路上飞翔的最美的蝴蝶。



■图片故事

高考“逃兵”

□张帮俊 文/图

十几年前,我参加高考,不但名落孙山,还差点当了“逃兵”。

初中时,我的成绩还能排在年级前十名,可是,进入高中以后,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,心思没有用在学习上,结果,成绩一落千丈。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,我竟然排在年级最后几名,好几门功课都亮了红灯。以这样的成绩参加高考,想中榜,跨入大学的门,无疑是痴人说梦。我的自信心一下子降到冰点。

高考报名时,班上有几个同学没报名,问他们为什么放弃,他们苦笑着说:“成绩这么差,考也是白搭,万一考个最低分,那真是丑大了!”他们真先见之明,既然明知考不上,还要去考,不是多此一举吗?于是,我也有了放弃高考的想法。

我没有去报名的事,不知怎么让父亲知道了,父亲并没有大声责骂我,只对我说:“高考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也许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可是,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参加高考的机会,就算你明知考不上,也不能轻易放弃机会,你难道这么害怕失败?要败也要彻底地败一次!也要为高中三年画一个句号。”父亲的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。当年,父亲学习成绩优秀,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书,高中还未毕业就辍学,没能高考是父亲的终身遗憾。

听了父亲的话,我没有当“逃兵”,全身心投入高考备战中,常常学习到很晚。父亲就像所有的高考家长一样,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的生活起居,还变着法子给我增加营养。望着他忙碌的样子,我真后悔那几年为什么那么贪玩。

火热的盛夏,我参加了高考。因为之前差的太多,最终还是榜上无名,差录取分数线20分。放在几个月前,我根本不敢相信我能考这么高的分数。有几个学习成绩和我差不多的同学,竟然奇迹般达到了最低录取线,看着他们欢呼雀跃的样子,一种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,早努力就好了。

回到家,我红着眼睛对父亲说:“爸,我没考上,还差20分,我说过的,考也是白考。”父亲安慰我说:“虽然没考上,但在我心里你没有失败,你已经尽力了,能考出这样的成绩,说明你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努力过,也就无愧。这并不是真正的失败,但如果你轻易放弃高考那才是真正的失败。一个害怕失败,主动放弃机会的人不会有有多大作为的。”

第二年,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老 慢

□刘泽豪

老慢其实不老,三十已过,四十未到,但在这个小小的地铁站里,周围一茬儿九零后的站务员中,绝对称得上个“老”字了。老慢当然也不姓“慢”,他其实姓万。老万,老万,嘴叫瓢了,就成了“老慢”。再加上这位有个特点,没错,就是“慢”,甭管干什么,那都是慢条斯理,有条不紊的,性子也温和,整个人的画风给人的感觉好像总是慢半拍。时间长了,“老万”也就真成了“老慢”。

许是正应了那么句老话“慢工出细活”,别看老慢整天温吞水似的,这整个站里,就属他业务精熟。正是文能卖票,武能修机,甭管啥活儿,到了他手里就能理得井井有条,条理清晰。渐渐地,大伙儿就发现,敢情这老慢可是真不慢啊。人家那是认真严谨。于是这以后谁工作上有点儿困难,需要帮助,首先想到的就是老慢,用他们的话说,你办事,我放心啊。

这两天,老慢又有了新动作,一到休息时间就爱捧着本儿书跟那儿看,不知道又在用什么功呢。跟他先同学后同事,并称“玄冥二老”的老李憋不住了,往老慢边上一坐,一搂肩膀。“哟,老慢,嘛呢?”老慢侧头瞧了他一眼,晃了晃手里的书。

“哎呀,老慢呀,咱俩谁不知道谁啊,你说你,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,扁担倒了不知道念个一字,跟这儿刻什么苦呢,还准备考秀才啊?你这看的啥,嘿!还英文?你这真是狗长犄角啊,还整上羊(洋)事儿了。”

这回老慢连看都懒得看他了,不予回应。老李讨了个没趣儿,不过他可不知道,没过多久,他就会收回这些话。

那天正好是这二位搭档,值守站台,组织客运乘降。眼看到了下午两点来钟,站台上出现了一位外国友人,金发碧眼,挺大个子,背个大登山包,面露焦急之色,急匆匆地就找上了老李,老李也热情地迎上去,一张嘴,瞎了,小伙子不会中文啊,叽里咕噜的英文往外蹦。

“您说啥? bus?! 公交车站在外边呢!您得从这儿上楼,出站。”老李抓住仅有的一个好像是听懂了的单词,伸手冲着楼梯口儿比划着。小伙子摇着双手,汗都快下来了,“Toilet! Where is toilet?”“什么特?”老李彻底蒙圈了。

这时候正在巡视站台的老慢快步走过来,伸手指向站台尾部,“Go down to the end of the platform, you will find it on your right.”“Thank you!”外国小伙儿连声道谢完,扭头就跑了。

眼瞅着小小伙子一溜烟儿地钻进了卫生间,老李这才纳闷儿来“合着这位是内急啊。不过,还别说,以后我可不管你叫老慢了,你这书可不白管,真成秀才了,还是洋秀才,以后还得向你学习,你教我英文。”

“别介。”老慢摆摆手,“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,哪儿谈得上教你啊,咱们可以一块儿学。其实也不局限于就是英语,只要能学到点儿东西,让我们更好地为乘客服务,总是好的嘛。”

“你说得对!”打这以后,准备考秀才变成了两个,后来又变成了三个、四个。有外地乘客跟老慢说,你们北京地铁这服务可真周到,老慢笑着道谢。这背后可是下着功夫呢,这是老慢心里想的,但没说出来。

■家庭相册



父亲的眼泪

□傅小红 文/图

记得我八岁那年夏天,放学后,我在水边玩得正高兴,被父亲逮了个正着,只得灰溜溜地跟着父亲回家。一路上,任凭父亲怎么批评,告诉我有那么大的危险,我就是不服气,还跟父亲顶嘴。父亲说着说着,声音竟小了许多,步子也放慢了,只见他两手捂着脸,竟呜咽了起来,肩膀不停地颤动着。我先是一惊,而后傻了眼,在原地待了好一阵子,才赶上去拉着父亲的衣角认错。

那次,父亲没有打我,而我心里阵阵作痛,似刀在绞。我意识到了如父亲所说的危险真实存在,也意识到,我是真的让最疼爱我的父亲伤心了。

2012年,我的腿犯病了,先天的。我去上海手术,父母坚持和老公一起照顾我。

那天从手术室出来,迷迷糊糊中只听得检测仪器发出的报警声,和家人进进出出找护士时急促的脚步声。第二天早上,母亲喂我吃了个紫薯馒头,我还是昏昏沉沉,只知道特别好吃,特别香。父亲很高兴,说:“能吃东西了,恢复就快。”

那几天母亲就睡在我床边,父亲就睡在外面那条走廊里。一天夜里,我疼得睡不着,感觉一个身影蹑手蹑脚地朝我这边走

来,稍稍弓着腰,扶着门框往里面探了下,又停留了片刻。昏暗的灯光照在他脸上,刀削似的瓜子脸,眼圈深深地凹陷,几缕头发稀稀落落,无精打采地竖着。是父亲!看到父亲憔悴的身影,我泪眼模糊,他已经有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了。我没有喊父亲,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,看着他又轻手轻脚地回到走廊,我任凭眼角的眼泪无声地滑落。

后来,我渐渐好转,父亲照顾得更细心了,像哄着一个嗷嗷学语的孩子一样哄我喝水、吃饭,守护在我身边。一次,护士阿姨给我洗澡时,悄悄地跟我说,那几天,我看到你父亲在外面的走廊上偷偷哭了好几次。我听后,眼泪一下子溢了出来。

那年,父亲59岁。一生要强的父亲,经历过无数的苦难,在他眼里,却只有希望和远方,从来不相信泪水。可偏偏为了我,为了这个还没有成长得足以让他引以为豪的女儿,流下了两次眼泪。我始终不能释怀。

时光一点一点地悄然流逝,岁月在父亲脸上留下了痕迹。我是真的害怕,在我漫不经心,还没来得及好好孝顺的时候,父亲会突然间变老。父亲,我是多么想亲口对你说一声:我爱你!